

● 献给国际麻风节

任晶晶

神秘的贝洲

● 献给国际麻风节

神秘的贝洲

● 任晶晶著 ● 花城出版社

神秘 的 贝 洲

任晶晶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5印张 1插页 346,000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平装印数 1—4,470册

ISBN 7-5360-0888-0/I·796

平装定价：7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麻风、麻防的长篇纪实性小说。它通过一个省级麻风病医院及其周围社会生活的描绘，刻画畸形的社会心态与畸形人物的病态心理，展现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麻风病现象，揭露和否定了丑陋愚昧的病灶，歌颂和肯定了新中国的麻防事业，揭不出“愚昧”乃是麻风病现象“的根源和土壤”。

序

陈绮绮

这是一部献给麻风病防治事业的作品。

也许由于我曾经从事麻风病防治事业吧，这部作品读来颇觉亲切。我很乐意把它推荐给医学界的同行们和社会各界人士。

世界卫生组织根据法国人劳尔·弗勒劳的提议，于1953年决定每年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为国际麻风节，呼吁世界各国在每年的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，广泛宣传麻风知识，破除对麻风的误解，改善麻风病人的处境，让人们像对待朋友一样地对待他们，以促进在地球上消灭麻风的伟大事业。第一届国际麻风节定在1954年1月30日这一天。三十多年来，有许多有麻风流行的国家，从政府首脑到各界人士，每年都参加这一盛大的庆祝活动。

动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，全国调查累计麻风病人约有五十万人，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、长江流域、西南等地区，经过防治，到了八十年代末公布的数字在继续治疗中尚有七万余人。历史上，社会对于麻风病缺乏了解，加上医学科学的落后状况，对病人恐惧歧视，甚至驱赶迫害。到了今天，医学科学事业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，麻风病早已被定为可防治的不可怕的一般性慢性传染病，但在我国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封建传统观念和愚昧无知的陋习，许多人对麻风病仍然处于不了解和不公正对待的状态。这就给麻风病防治事业造成阻力。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形式，包括文艺创作的形式，使人们消除对麻风病的误解。

在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，麻风病已经被消灭或者正在被消灭，他们对麻风病早已不存恐惧心理。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：1982年3月，我到巴黎大学医学院参加病例讨论会，法国著名皮肤科专家斯瓦特教授领我巡查了两间病房，其中一间住着一个麻风病患者和其他普通皮肤病人。这件事使我十分惊讶，这种让麻风病人住在普通病区里的做法在中国是不允许的。斯瓦特教授毫不介意地解释说：

“这事无须大惊小怪，欧洲各国早已不把麻风病人隔离开来治疗，因为麻风病是可以控制的，也是可以防止传染的。”他随即问我，中国在治疗麻风病方面有什么好方法，

我坦率地告诉他，中国仍然采用传统的方式隔离治疗，但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而有效的方法，那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疗法。

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马海德博士，生前为在中国大地消灭麻风病而呕心沥血。记得1968年初夏，还是“文革”浩劫时期，马海德跋涉千里，从北京来到广东南海县平洲，走进广东省皮肤病防治医院。当时我在这间医院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，他对我们这些刚从医科大学毕业出来的青年人关怀备至，亲切地称呼我们为“麻防战线的新鲜血液”，并带领我们到珠江三角洲的农村搞调查。1981年11月马海德博士在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提出：

“争取本世纪内在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病”。他在这次会议上还期待“文学艺术的创作中要纠正麻风恐怖症的偏向，多写一些具有人道主义、促进麻防工作的好作品。”

十年过去了，我国的麻风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，但在文艺园地中反映麻防事业的作品却寥若晨星，长篇小说更是难以面世，麻风领域似乎成了文艺创作上的“禁区”。马海德博士在这方面未能得到更多的慰藉，就于1988年10月4日因病辞世，他对作家的殷切期待依然留在中国大地上。

可喜的是，今天终于有了一部反映麻风领域的长篇小说问世，而且作品出自一位从事麻风病防治事业的女医务人员之手。长篇小说《神秘的贝洲》，取材于生活的真

实，运用各种创作手法，向人们展示了一幅麻风病领域的生活图画，揭开了麻风神秘的面纱，谴责了造成世人对于麻风歧视、恐惧的偏见，而且对人道主义问题也作了一些探讨。故事通过“文革”期间主人公的命运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遭遇，揭露了那种根源于愚昧的精神土壤的可怕的偏见。小说巧妙地把麻风病防治工作融贯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，因而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。尽管这部处女作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，但由于作者对历史资料掌握得较详尽，在专业技术上有所研究，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的修养，因而仍不失为一部好作品。

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是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关键日子，这十年需要我们在麻防事业中付出更多心血。1982年3月，我在巴黎大学医学院参加学术活动时，曾引用马海德博士的话对斯瓦特教授说，中国完全有信心在本世纪末基本消灭麻风病，我们为此要作出不懈的努力。

我相信，马海德博士的遗愿是一定能够实现的。

（陈绮绮是皮肤病学专家，现任广州医学院皮肤病学副教授，广州市政协副主席）

第一章

已经过去半个月了。

今天的早晨依然是这样，小雨在几小时之前才停下，窗外房檐上隔了老半天才滴下一滴积水，房顶上积了几十年的老蔗叶，给屋瓦盖了一层又青又黑的腐质渣子，像压了床被。晨曦穿透薄薄的水汽，探进幽暗的小病房。桌子上的瓷瓶里的一束塑料花儿，显眼得很。陈旧的房里有了这晨光，有了这花儿，就有了一点儿生气。

肖灵钦从朦胧中醒来，眼还没睁开，惺忪着，持续了多日的周身发紧的感觉没有了，肌肉似有一点酸累。他的头脑能够思考，证明自己确实活下来了，但是他无法动作。其实他无须动作，他正舒服地躺着，在床上，不是那间白天里四壁发黑的而是四壁生辉的一间屋子里。他睁大眼睛。他的视线被一顶蚊帐挡住了，而蚊帐的边上，有一个穿得一身白的姑娘，她的身影像一团炽白的光芒，四壁生辉便是这样来的。他看不出她在干什么。一阵煤油烧燃的废气直冲鼻腔，记得在家的时候有时为了方便也用煤油炉，也烧出这味儿。没有橡胶管子从蚊帐外面伸进来，他

马上将长期让绷带和夹板夹直的左手向上一曲，伸懒腰似的舒适就闪过他全身。可是他的右手不能动，右肩上还敷上喷香的膏药。

护士发觉病人醒了。她走过来，熟练地起了蚊帐，照例拿过血压计，为他量了血压。一支有酒精味儿的体温计钻进他的腋下，凉凉地，冰冰地，这使他更清醒。护士这才后退半步，两手的中食指轻拉着垂在身前。

“你自我感觉怎么样？”大口罩边上溜出来的声音，与两眼的关切一并送给他。

也许每天都会是这样的，肖灵钦却只知道现在。他回答说：“我好多了。”

前几天与他进行过一场谈话的那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医生，一开头也是这句问话。他真希望他再来看他，再和他谈谈。这回他不要只作被动的回答，而是主动的询问。居然能够躲过一场灾难，欢喜是情不自禁的，然而更多的是不解。

那天他对他说：“目前你正处于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再不要为你的危险担忧了。你到了我们这里，你原来所在的城市、单位和你家里都全然不知。我们考虑到你的人身安全，决定为你保守秘密。这里条件是艰苦点，就须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，他们不知道就让他们不知道好了。关于对你的治疗，我们正在尽力，我是主要负责的，我叫凌原辉。”

凌原辉个子很高，两眼很有神，他说话的时候，尽量克服自己普通话中浓重的潮汕乡音。

从那天开始，肖灵钦就重新听懂了别人的说话。

凌原辉把他的几名工作人员介绍给他。乙森很年青，中等个

儿，他给他的印象是胸有成竹。两个护士，一个小雯，一个安芬。他拍她们的肩：“这不懂事的毛丫头，要是对你服侍不周，你就狠狠说。”

两个姑娘羞答答地拿下大口罩，把白布帽推上点，反正他是看见了两个戴白帽，穿白衣，大口罩，全身皆白的十来岁的女孩子。她们都工作得太早。

凌原辉规定他静养，于是小病房的基色就被规定好了。所以当护士清甜地开口说话，他感到那是自己的幻觉，而自己的回答则是水底浮出的一只水泡，“噗”地一下就过去了。幻觉也好，水泡也好，他知足了。一时，这些天来不时叩击着他的心以至经常激起的一种犹如潮水般的感情，由他的腹腔向着喉咙涌上来。当他要將这种激情转而成语言表达给身边这位精干的护士姑娘时，姑娘离开了床边。

他不正一次地判定自己并不是被别有用心地软禁着。

护士小雯并没有察觉出病人心中的什么激情，她正在做她喜欢做的工作。参加工作不多久就遇上复杂外伤，并且是“健康的”复杂外伤，这种机会让这所医院里的哪一位护士遇上都会自觉地珍惜。生活上还有很多事情要由着性儿来的女孩子，一旦当上了护士，那天真气儿就或多或少地被藏起来。她有时候觉得房间四面新粉刷的白灰水就是半个班的实习生，他们正在观摩自己的护理操作呢，就像妈妈在给自己和同学们做示范那样子，自己也正在为别人做示范。

门被敲响了。小雯把门开开，进来一位年青的医生。他便是乙森。他顺手关上门，习惯地两手插进白大褂的两只大口袋里，带了屋外的冷空气径直来到病床前。他一伸手，就接到了小雯送

过来的护理记录，然后知道了病人最近一次体温。

“三十七度。”小雯的声音。

令人鼓舞的三十七度。“三十八度。”“三十八度五。”“三十九度。”“三十九度五。”让他们精神上紧张了多少天哪。三十七度持续四十八小时了。乙森拉过一把木椅坐下翻看记录。好。不错。近乎优秀了。他当小雯的老师那年，在小雯的功课上喜欢打七十五分，小雯的学业没有达到过优秀，这次可以例外了。他给病人切脉，完了以后，由护士处理病人醒来后的一些细事，自己起身来到桌子跟前，抬手从墙上的日历本上撕下一张。“嚓”。新的一张是1967年12月26日。

乙森只有两三年的临床经验，但给人的印象要成熟得多。他在外科。独立地处理一名特殊外伤病人，也是走出学校后的第一次，他也很珍惜这次机会。他举目窗外，外面的景色是单调的绿。如果不是这厚厚的绿的阻挡，他能看得到医院的大病区，还可以看到病区背后的东江。当然，小病房的哪个方向都是东江。乙森向着窗外的绿色发呆，他今天不能够像往日那样“查房”后就可以离开，他必须同时充当一下护士的角色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对小雯说：

“安芬不能来了，中午你来接我。”

小雯没有答话。这屋子里必须日夜有人陪着病人。她从靠门的煤油炉上端下小铝锅，这是病人和接班护士的早餐。她尽量做得细致点，好让乙森省事点。然后就开门出去了。

墙角鼠洞里的老鼠被葱花鸡蛋面条的气味熏得烦躁不安，吱吱叫着，拥挤着，听得出是一大窝。

“好像这屋子全是它们的世界。”肖灵钦忍不住说了一句。

“正是如此。”乙森的回话简短。

“周围都没有住家吗？”肖灵钦又问。

“是的。独此一家。四面都是田野。”

平时对着两个毛孩子，肖灵钦不大方便，今天就不要理会那个“静养”吧，相信乙森是个健谈的青年。他们就这样谈了起来。

贝洲吗？似曾听过，混混沌沌地也算是间医院。

“它是个小岛，处于东江下游，地图上通常是不标的。也许由于它太小，也许由于它的秘密使命的缘故。小岛的对岸西北方向5里外，是莞县镇。莞县，你该知道的吧？”

怎么不知道。作为管辖莞县的春阳地区的副专员，他到过莞县许多次了，不论他主管哪方面的工作，是少不了要到各县去的。

“贝洲医院？”对，正是。那是个非常附带的东西，人们偶然提到它的时候，泛出轻视乃至无法理解的神气。

他想证实一下，就问：“莞县就一个贝洲？”

“一个。”

他们的视线遇到了一起。乙森的严肃认真的神态换成了歉意的微笑：

“贝洲从区域来说是属于莞县的，但从你对它的生疏来看，它像是个独立王国，业务上由省皮肤病研究所直接领导。”

原来是这样。自己正处于一个严格的隔离区。安全，是安全。但是马上他又像触电一般震了一下，头毛倒竖，皮肤发痒。一阵极不安全之感“轰”地冲上他的脑顶。他于是使劲儿地观察乙森，好像这个年青医生身上藏着他所要了解的一切秘密。

乙森仿佛猜到了病人的心理活动。作为一个医生，尤其是贝

洲医院里的医生，这是一种本能。接下来他就得安慰病人。

“这里是贝洲岛中的另外一个小天地，是隔离区中的隔离区。没啥的，和你发生关系的都是健康人，只要消毒预防工作做得好，不会让你染上病的。”

他这样说着。这时的他已经淡化了自己在病人面前那种威严，却像是病人的同伴。

“在这里，你的活动范围将大大缩小，你不能走出这间房子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要听从我们的安排。”

这当然。当然。

房子很旧，不会是医院里的正规病房。好像隔壁没有人，还好像根本没有隔壁。他侧耳听着外面，“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”是什么东西在响哟？声音拖得很长、很沉、很匀。是树林？对，是树林。好大的一片树林哟。这小岛。这隔离区中的隔离区，难怪乙森进来时带了一股子冷风，他是穿过树林，穿过森森密密的树林才来到他身边的。

按着日子往前推算，该是十七八天前了吧。他还在“风雷激”总部的隔离间里，三天三夜不能休息，还得挺着精神与他们较量。他们气得再也不要看他的供词了，发泄愤怒的皮鞭、棍棒和拳头像雨点般地打下来。他咬住牙，不反抗，也不躲避。可是不行，他一会儿就被打得头脑嗡嗡发涨，两手就不由自主地去挡袭来的武器。就这样，他的右肩被扭坏了。后来，他好像被扔进了炭炉里，身上被通红的炭块烧得疼极，他就拼命地打滚。可是不论他滚到哪里，都逃不脱烧灼的痛楚。“疼啊！”他听到了自己的惨叫。

乙森给他倒来了半杯开水。病人不输液了，水分是要不时补

充的。他劝他休息。每天，每个护理人员都这样劝他。“我给你说了这么多，为的是让你心里踏实。病区离这里好远，没有谁会来打扰我们的。”

那就踏实下来吧。别的他顾不上，他可以安下心来合上眼睛。

他今天很精神，眼睛闭上一会儿，又偷偷地自个儿睁开来了。房子里越来越明亮，昏暗被赶到了青砖地板上，阳光从瓦顶的两片透明瓦射下来，一点点，但很亮，还从唯一的三根枝条的小窗口射进来。门也反光，门背贴了一张大白纸，北风吹来，白纸就唱起嘶哑的歌。门是乡村的老式门，开关时能发出刺耳的怪叫。

隔离区中的隔离区，尤如涛涛的树林里一间孤零零的猎人小房子。

他看着想着，就睡着了。他现在很容易就能睡着的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肖灵钦听见屋里隐隐地有人说话。起初声音很小，他听不清楚，后来，那说话声越来越清晰。

“……肾功能衰竭，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。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了，悲剧是不可避免的。”乙森在说话。

“哎！可怜的阿芬，她注定要成为孤儿了。”

这是小雯在叹气。

他们这是在说谁呢？“可怜的阿芬”？

发现病人醒来，两个人停止了对话。但是好像都很沉重。小雯下意识地去做准备晚饭，原来他在睡眠中度过了一个白天。

乙森懒洋洋地站在病床边，两手插在口袋里。肖灵钦问他：

“你们在说谁呀？能不能告诉我，是安芬吗？”

乙森看了他一眼，不响。

“是不是凌夫人？”话一出口，他就发现自己问错了。

当然不会是凌夫人，乙森摇摇头。

安芬有两天不来护理他了，他尽量想像是安芬。她怎么会面临成为孤儿的悲剧呢？他怀疑那天是否听错了凌原辉的介绍。他对他说，安芬和小雯都是他的女儿。

小屋里一分一秒地在增加黑暗。乙森陪他吃了饭，服了药，后来又注射了。无疑两个人都在想着刚才的话题，并且乙森也愿意对副专员谈谈安芬。

“这两姐妹，你看她们相像吗？”

“一点不像。凌主治说过她们是他的女儿，我怕自己的脑子又出了什么错儿。”

“一点也没出什么错儿，她不是凌原辉主治医生的亲女儿，他们是相认的。我来到贝洲一年以后才知道这回事。要不是看到她进病区去看望自己的母亲，光从她与凌主治家里人的关系上来看，我也会相信。你不了解贝洲里的人。怎么说呢，就是说，一粘上了，那个亲啊。不过她们两姐妹的性格相差太远对不对？是的，相差太远。多数人都喜欢安芬，可又不愿表现出来，哎！”

好像他和那女孩子的关系也不一般。

这天晚上，肖灵钦没有睡好，从前安静的小岛怎么会这么吵呢。树林哗哗地响得像波涛。江心上，有一条船在吼，它加大了马力不知要连夜赶到哪儿去。一会儿，肖灵钦发现自己正在那条船的驾驶室里，操着船行进呢。操船是他的工作，船是党交给他驾驶的，他的身边左右前后还有许多行进着的船，它们是一个集体，是有目标的，这个目标是进入共产主义。开着开着，突然天空中

电闪雷鸣，江面上狂浪卷起，他的船崩溃了，沉没了。他自己受了伤，在水上飘。江水刺冷。

啊哟，好冷哟，他冷醒了，原来是一个梦。他掖好被子。是冷，他听见温度计里水银柱偷偷下降的吱吱声。帆布床上，乙森打着也许是温暖的鼻鼾。

全是因为那树林。那是一片什么样的树林呢。肖灵钦越是用心听，就越是发现它像树林又不像树林，那声浪是多么雄浑，多么均匀。

到了第二天夜里，肖灵钦被抬到外科去，这才搞清楚了，发出波涛声的原来是蔗林！

凌晨四点半，寒流正式踏入贝洲。天黑如墨，北风转着圈儿，夹着大雨点胡乱地甩，甩甩停停。手电筒一闭就两眼一抹黑了，分不清哪儿是天空哪儿是蔗林哪儿是路，任凭你把两眼瞪成牛眼般大。

四只脚在路上不停地走，不敢慢，又快不了。土路很直，在大片的蔗林中穿过，可以凭借蔗叶的沙沙声循着去。听惯了。白天也认熟了。土路很平，病人们对于自己领地里的一粒沙土，都倾注了关心。

三个人都不说话。两个青年抬着担架，一个劲地往前赶。

这种季节里要是来了风，特别是今晚的五级以上的阵风，贝洲的威风就显出来了。“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”无边的蔗林敞开胸怀拥抱这风，自己却醉得东倒西歪。

手电筒又亮了，土路在拐弯儿，小病房就隐藏在大片的蔗田中，很像海湾中的一个避风港。